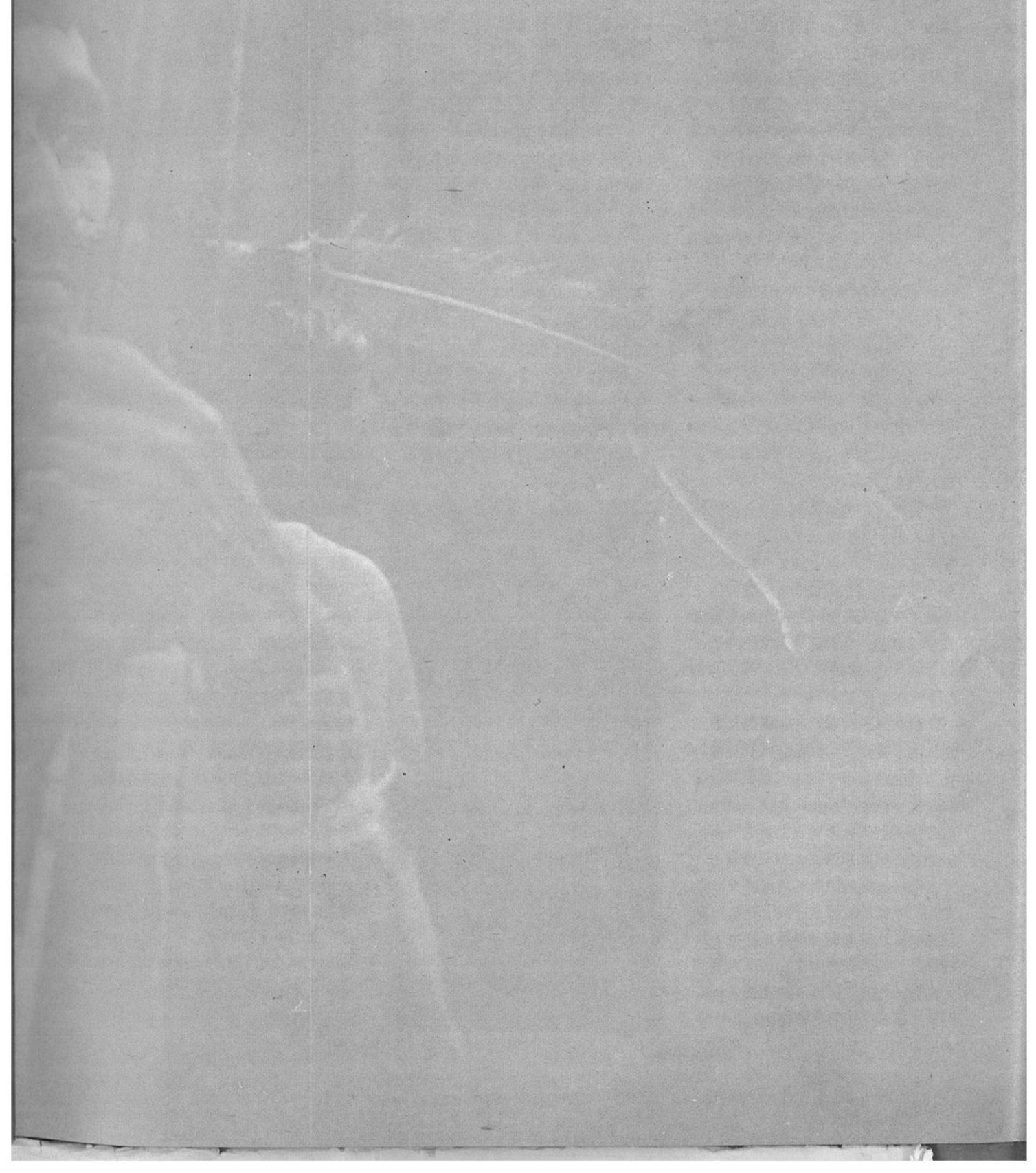


# 最後的獵人頭



曾經在走過人聲喧嘩，霓虹燈閃爍的市街當兒，赫然發現兩三位一挽着袍袖、面目深褐、眼眶凹深的人們。從來往行人所投予他們奇異的眼光不難想到他們特殊的身份——山地人。這便是我早歲生涯時對山胞的感覺——一種遙遠國度的族類。

進入大學後，山地文化村在本島各風景名勝區十分流行的設置起來。那些拿着番刀、舞着木杵的誇張表演，那些粗俗矯飾且夾雜着東洋風的山地歌謠，那些穿着濃豔俗舊的衣着，隨着吵雜刺耳的音樂蹦蹦跳跳的山地姑娘，總使我一想起馬戲班中的道具。

直到今年暑假，有一個機會……

#### 一、緣起

七月下旬。我們一行二十八人由中山附設醫院動身前往南投縣信義鄉，投宿在和社村內一所學校三樓的狹長教室內。以後的三天我們深入布農族的部落——望鄉、久美、羅娜，依序舉行醫療服務。

每早，山胞紛紛携老扶幼由四處滙集在我們的醫療站，親切熟絡地用噁哩呱啦的山地話交談着，然後俟次靦靦拘謹的坐在板櫬上，張嘴仰面或坦胸弓臂接受診療。同時山地兒童也在學校教室內睜着圓圓大大的眸子，聽來自中山自封為小老師所講的口腔衛生、刷牙的故事。

就在那些童稚灼亮的明眸，嘹亮動人的歌聲中，那些壯年一代黑黝臂間浮現的筋脈中；以及那些老布農人風霜面龐的額上皺摺，嘴邊紋綫中；我便接觸到人性中善良珍貴的一面，他們的單純和粗獷在在使我感動！

而當我穿過部落的竹籬矮簷，走進他們隱密的生活圈子裏，在他們薰天酒味，比手劃腳，滿臉憨笑中，我能覺察出他們正努力在消却語言隔閡，向我伸出友誼之手。走出部落，在四周的山脚下，那些濃密幽暗山路迂

迴纏繞的盡頭，便看到一群群在衆山環抱的山谷中，迎着晨曦辛勤工作的山胞。那時七、八月間正值農忙，部落中杳無一人，幾乎全下田工作，我多次站在山頭遠遠向山谷眺望，彷彿在那一排一排的梯田裡，密密麻麻的竟是工蟻在努力耕耘着，而他們才是真正擁有生命，推動生命的大地子民！

然而這些體悟，直到有一天夜晚我獨自摸黑上山，才把這一連串探索追尋的足跡，帶到更真實而深入的領內，而留下永難磨滅的記憶：

那天晚上，山地教會正在舉行祈禱會，我遠遠站在後面看上上下下坐滿山胞，熱切賣勁的唱着讚美詩，虔誠地合掌祈禱着。他們當中絕大多數是剛從田中工作回來，所以汗珠依在，男女都是一副農夫裝束，這份景象令我十分感動。以致當我被介紹到前面，代表學校贈送醫療服務隊紀念旗給牧師時，面對台下一張張誠實無僞



的臉，我錯愕得訥訥不能成言。原本應該有一番禮貌而客氣的致詞，然而在此地竟顯得過份虛僞和做作了。

但真正予我深刻感觸的是，在教堂後巷斜對面的矮屋前面，一群布農人坐在一排排竹椅上，地上堆滿着酒瓶和杯子，屋內昏黃的燈光透過窗隙矇矓亮着。布農人歇了一天的勞累；在比聊天喧笑，一副原始部落的情調。我盤膝坐在石板地上，倚靠着牆和一位年輕布農人攀談着；他於海軍陸戰隊退役後，在高雄市一家公司擔任警衛達六、七年之久，所以能操生硬的國語。那天晚上他已微有醉意，他談到年青初抵平地時充滿新奇和羨慕，幾年平地生活，當步入中年時，他開始厭倦起都市生活而回到山地重新開墾起農地來。從他的平地經驗聊起，繼而到山地種種往事。在他父執輩時的出草割人頭，清朝時代通事的種種逸事，當談到日本統治時他顯得十分激動，李棟山之役的基那衣番以及霧





社事件的莫那道父子，顯然在他心中有着無比的崇拜和尊敬，他越說越有勁，說着發急了就猛灌米酒，然後又繼續比手劃腳起來。

今生今世永遠忘不了，那天晚上在依稀山地部落前分手的一幕，我往下走到半山腰抬頭遠望，黑暗中可分辨他那在部落前山崗上碩大的身影，那時正是風急雨濛的時候，風尖銳呼嘯的迴旋，雨濛濛的落在我們之間，就是那樣迷離飄渺。我想起他對我說：很少有平地人能像我願意坐在他們部落的地上，細細聆聽他們的歡笑哀愁，大多是帶着冷漠學術性研究和調查而來的。想到這話竟使我呆呆的望着山頂上他寂寞的身影，我彷彿在黑夜中看到那身影擴大竟成基那衣及莫那道的夜魔正一上一下的向我招手着：

我脚前手電筒亮出的小燈光又將我引回文明來，回到學校大夥子正在笑鬧的進行晚會最後的節目。然而高

山上那群禮拜堂的兄弟姐妹以及夜裏部落山地最後的一瞥，仍鮮明突兀的在我腦海，竟使置身在這文明把戲中的我手足無措起來。

就在這種悸動下，我回到床舖上，拿出筆記本，陷入沉思和回味中，一筆一筆的寫下「最後一次的獵人頭」。

××××××××××××

## 二、河山終古是天涯

信義鄉山地檢查哨是一道門檻，跨過這道門檻後便是一段長遠崎嶇不平的山路。在前往布農族部落的路上，車子忽而盤旋在緊貼着山腰的小路，往陡峭的高峯攀爬；忽而走在半乾涸河床的一粒粒暴石上，往溪上的竹橋駛去。校車車身已老舊，因此同行人莫不飽受顛簸之苦。且有自車箱隙縫潑濺進來的水珠，但也為難得一見之奇景。河床對面更是群巒林立，望



鄉山，巒大山，郡大山 像巍峨的巨人，傲岸直立聳天的站着，形成一道一道的萬丈峽谷。峽谷間幾座百公尺的吊橋橫掛其上，腐朽的木板且使橫在半空中的纜繩像一座大鞦韆，峽谷下陳有蘭溪細小如一藍緞帶，翻滾着白浪，滔滔奔流。峽谷上半山腰間依稀可辨識的小路，在一座座山間纏繞着。

這些小路便引向布農人的部落，這支在台灣土着中標悍勇猛，適應力，移動力最強的典型山地人，就在這遠離人煙的廣大山區中定居下來。

追究起山地人的來源，真是衆說紛紜，不一而足。或說是因中原起兵失敗，逃亡海上再輾轉來台。或說國亡兵敗不甘為他族統治，紛走海島避難。或說因當地年年饑荒為另覓沃土而由南洋群島移動而來。然而這一則則史學家言之鑿鑿的學說在布農族長老吐出的島島青烟中，却成爲一則則神秘美麗的神話：

據說在古時中央山脈中，有一很大岩石，因一次大地震，把此岩石裂爲兩個洞穴，再經過漫長十五年後在一個月圓之夜，先由一洞穴中鑽出來一個男人，又從另一個穴洞中產生一個女人，後來結合爲夫婦，產生二男二女，再繁衍成布農人的後代。

另有一說也十分流行：太古時代在山脈中某處，突然生出一種外觀爲葫蘆狀的植物。此植物逐漸長大產生一男子，而葫蘆旁有一壺狀物有天突然分開形成一鍋形，內產生一女子，於是二人結合爲夫婦，生育子女，此即布農族的祖先。

由以上兩則神話，我們可以知道當初土着基於對原始圖騰的敬畏心理而產生對山嶽以及物產之崇拜！

考據也好，傳說也好，目前一般相信的理論是，山地人無疑是最早來到台灣的人類，起初散居在平地上，後來風俗習慣，語言不同的移民漸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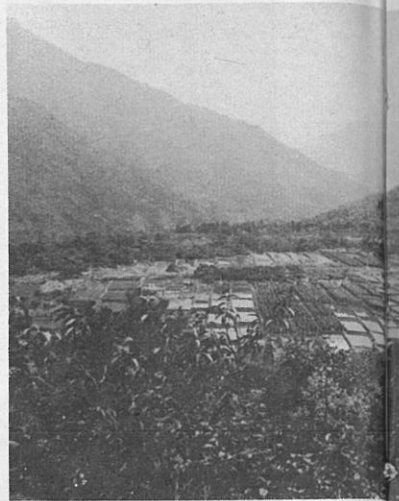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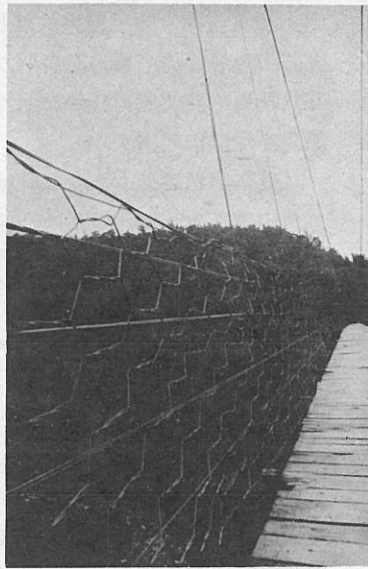
多起來，常有衝突發生，愈演愈烈以致水火不容，山地人不敵平地人的巧取豪奪於是隱入山區，過着與世無爭却落後的生活。

人類學家認為，一個族類往往不是在外患紛沓下，更除積習，邁向文明；就是在外力脅迫下，被淘汰或同化。然而山地人却兩者都不是，他們只一味逃避外侮，為保有自己過去所建立的生活體系和習俗，消極的另求生機，這也無怪乎一直落後於平地文明一大截。

布農人在進入中央山脈大小山區內，的確過了一段逍遙自在的日子。荷蘭，西班牙，乃至鄭成功時代雖然都有山地政策，可是這些政策只施行於近平地的山胞中，對於布農人所生存的空間却無多大影響。到了清朝才有了一些行政措施的實行，如開發土地，建立屯防制度，禁平地人與山地人通婚，開發林業，建立「理番」機構，以及設立學校，稱為「土番社學」「番學堂」因此久美鄉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能講閩南語。

總括看來遜清時代的「番政」是頗費一番苦心，因此也具些規模。對山胞影響大者除獎勵學漢語外，尚有指導改正風俗習慣，如服裝、禮節、生活，以及賜姓等。不過當時的賜姓只用於與官府公文來往時才使用，山胞間仍以番名彼此稱呼。（到日據時代則太郎、一郎等名稱也曾流傳一時）而今天山胞多有固定的姓，至於名字則全憑戶籍人員的靈感了。

今天在久美村仍有一塊路碑收藏在村辦公室的房間內，刻着「萬興關」三個大字，右上角的年代是光緒十三年。據老布農人說還有一塊更古老的石碑刻着「楠子腳萬」可惜目前已不知下落，布農人相信是被日本人毀去了。路碑原本是清代為分山劃界、而建石為誌的。沈重的路碑，當村幹事由房間搬出來給我時，這位粗壯的漢子早已汗涔涔了。



滿清時代對山地溫和的政策，使布農人得以在這廣大山區歡娛度日，守着仍原始的部落生活。然而馬關條約一紙割讓後，日本人的炮彈炸藥伸延到這裏來了，布農人開始用自己的鮮血撒在這片青山白水間，寫下一頁頁可歌可泣的歷史！

××××××××××××

### 三、最後一次的獵人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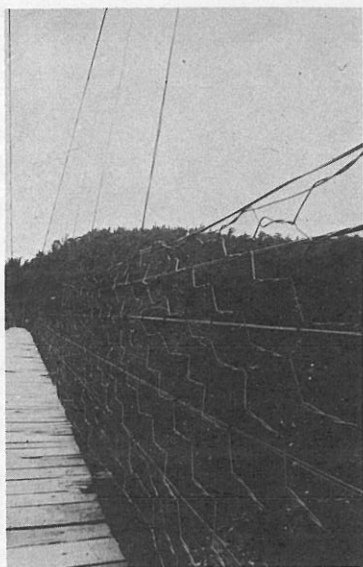
日本人統治台灣其間，是依其所謂「陰勇前進計劃」，一步一步向偏遠山地進剿，以完全控制山胞。在進剿過程曾遭山胞誓死抵抗，其間以秀巒村泰雅族的李棟山之役最為壯烈。俟日本人控制山區後，即視山胞為驅役，設置「蕃童教育所」由日警擔任教師，着重日語傳授，意圖把山地徹底皇民化。其一切措施無非是要在政治上控制山地，在經濟上榨取山地利益，對山地極須改善的生活習俗則毫不加輔導。

更有甚者，封鎖一些部落對外交通，使其完全與外隔絕維持原有部落型態，以供日人學者作人類社會學之研究。

日本人在山地的欺凌暴虐，使山胞心頭積怒與日俱深，終於殺機再起。其實在滿清統治的末期，山胞已漸漸廢除出草一即獵人頭的陋習，然而在日人壓迫下，山胞自然想起過去出草的習性，不少山胞私下不得不又再度開殺戒。

在羅娜村，透過一位國小學生的翻譯，聽著布農族中一位老者的故事：在他少年時代隨同着族人出獵人頭，然後一段很長的時間再也沒有此種出草的行動，部落人幾乎也全忘了當年出草的種種行動、儀式。在日人控制羅娜村時，他已是很結實的壯漢，有一次由望鄉山上工作下來，在山隘口看到一對山胞父子，因不慎將挑的竹子觸碰到迎面而來的日人官吏，該日本官吏在盛怒下把這對山胞所挑的竹子以及一些農作物，全推落山下。那時山路狹窄，小山胞由於年幼體弱竟在推拉之際一不留神摔下山谷，身為父親的立刻和日人拚打起來，終不敵日人大刀，也被逼下山谷。就在這日人一陣拼命後，力竭休息之際，他由後撲上揮動工作用的番刀，割下他的首級。這項採訪雖有翻譯仍費了好大工夫才弄懂這位老布農人的意思，





這也要歸功於老人急切的我了解他這一件得意的「最後一次的出草。」

今天走在布農族的部落，在他們一張張憨直善良的臉上，以及純樸忠厚的民情中。很難想像他們過去也有一段奮不顧身、勇猛慍悍、可歌可泣的日子，這和今日所看到的溫厚敦和成了強烈的對比。面對這種截然不同的差距，使我驚覺到這部落原來竟是敢恨敢愛，有歌有淚的率性真摯的人們。

而在部落的滄桑史中，許多布農人的「最後一次出草」在歷史上成爲永難磨滅的證言，它告訴人們布農族也嘗有一段激越勇猛的日子。

然而，這些個人光榮事蹟比起霧社事件，卻顯得微不足道，霧社事件雖不是發生在信義鄉的布農人部落而發生在近吧的仁愛鄉，然而我們依舊可以由其間窺見山胞的勇猛慍悍和寧死不屈的精神。

民國十九年，南投縣仁愛鄉馬赫坡首領莫那道父子，獲悉十月七日霧社小學運動會將有大批日本官吏蒞臨，認爲日夜盼望的復仇良機已來臨，於是率領族人於運動會初啟幕時，由莫那道父子率先攻入，奮勇忘身，一

時殺聲震野，山胞夙年積怒全傾而出，用鈎鎌棘矜爲兵器，殺戮日首長以下三百餘人，後遁入深山。

日軍聞訊大驚，急調軍警數千人，以巨礮圍攻，山胞雖以敵衆我寡，強弱懸殊，全族一體，奮戰不懈，不爲所屈，日軍屢攻不逞，又添兵增援，在火網密集下，山胞更憑深山險要而爲據點，頑強抵抗，與日軍展開慘烈惡鬥，雙方僵持四個月，不相上下。

日軍因而使出惡劣不顧人道已極的手段，以毒氣圍攻，於是山胞屍填深壑，死狀慘烈，更於彈盡糧絕，大勢已去之時，先後自戕，全部落同歸於盡，這場慘絕人寰的浩劫始告結束。

復計自起義以來戰死及自殺者，九百多人。或屍棄于荒煙蔓草之中，或以鐵繩網縛，或斷顛殘骨。

霧社起義被討平了，然而山胞驍勇善戰，抵死不屈的英勇表現，白骨堆塑的巨碑，永令人追念不已。

#### 四、勸君習取仙人指

歷史的陰影終究在時光飛逝中還

漸隱去，經過政府細心的照顧，今日的久美、望鄉、羅娜已由落後貧脊中走出，步向文明大道。

布農族過去有著很多風俗習性，其中最大的陋習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出草」，各部落的男子總視獵取人頭爲莫大光榮而成爲族群英雄，出草歸來後，族人大擺慶功宴飲，將獵得的人首骸體收集入棚。

出草有個人與團體之分，團體方式是以部落爲單位的儀式行爲，多在症疫流行或天災時以出草爲手段，拿人頭做爲祭壇之犧牲，訴告祖靈以爲禳祓壓勝。個人出草，除復仇、洗冤、打抱不平等原因外，即純粹的個人表現之英雄行爲。

出草時間亦分定期與臨時二種，定期者多在豐年祭或祖靈祭前後舉行，臨時者多在天災，症疫流行或個人乃至集體復仇時舉行。

在出草期間，必須嚴守種種禁忌與規定，譬如決定出草後，先準備妥當舉行齋戒，並規定不得接近女人，不得接觸與女紅有關的生麻或衣飾，男人出發後則家中不得舉火，停止一切女紅等，同時行前必舉行禱告與占卜，如徵兆顯吉才可出發。

出草畢，肯負敵首而歸，行近部落時，鳴槍數聲或齊聲吶喊，並合唱勝利歌，部落中人聞聲後，一齊携酒出迎，與凱旋而歸之勇士共唱凱旋歌。戰士回家後，先集中於男子會所或首領家，飲酒狂歡，然後舉行敵首慰靈祭，祭告完畢，全體人員圍首級歌舞，首級在兩天後剪髮剝肉去腦，洗淨之後將骸骨作爲飲器。

著名的吳鳳事件，就是阿里山曹族爲祭天而出草所鑄成的大錯，吳鳳被殺加上事後因吳鳳「殺身成仁」的偉大精神感召山胞，恰好山地大流行症疫；嚴重的旱災，使山胞深信是殺吳鳳所致，從此山胞頭目祭天宣告不再獵人頭，從那時山地普遍廢止出草之陋習。

室內埋屍也是一種惡習，昔時有人死亡則將屍體移置於地上，扶之成坐姿，使服肱曲於前胸處，用籐帶或布帶縛之，家人於當天即在室內地下掘墓穴深約四尺，徑三尺，周圍以石板為壁，掘墓穴時不用鏟，下葬時男性面向東，女性面向西，死者日常衣服器具悉數副葬於穴內，上蓋以石板然後掩入泥土踏實之。

這種習俗是希望家屬關係即使到死亡以後仍形相依而留傳下來的。當室內已無空地再葬時則棄屋另建新居。因此過去整個部落事實上也可說是一個大公墓，然而現在已看不到這種情形，在部落外另有墳場來埋葬死者。

其他的生活習慣，如全家人以麻布和毛毯擁擠在一起或靠着爐火禦寒；用鐵棍或石頭來燒爐和烘火却使屋內抹上一片烏黑等現象，現在已取而代之了，隔間良好的房舍，貼瓷磚乾淨的廚房等現代化新的景觀。

今天的布農部落，家家幾乎都已有彩色電視，電冰箱，四聲道音響，瓦斯等現代化擺設。這些進步無是來自政府輔導以及他們對閉鎖式經濟型態的突破而造成的。

布農人主要的食物播種物多是小米、稻米、甘藷，豆類等，故每年農忙有二次，一次是七八月到年底，另一次是二月末三月初到七月上旬。耕種的山區有相當縱深的保留地，這些保留地並無一定主權，誰有能力開墾，誰就先擁有它。

早期布農人耕種收成都秉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只要預期收成足夠吃就好了。從來不考慮要增產求收成更豐，舒裕生活。即使有剩餘的農產水菓，他大多在平地出售後就喝個大醉，醉醒後又兩手空空的回到山地。然這就是他們的人生觀——快樂建築在今天。

也因此有人批評山地人是落伍懶



惰的。但就他們原始社會的自給自足的型態而言，這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事，在生生不息四季循環遞變的自然生態中，沒有競爭，沒有克補，沒有熬夜加班，沒有深度近視，布農人很順乎自然的按着所需向大自然索取。一如舊約以色列出埃及時，每天按自己食量，拾取嗎哪，從不多取、不積存一樣。

然而今天不同了，今天布農人已會運用科學方法來耕耘！施肥！及水土保持等十分經濟有效的生產方法。並且接受政府指導，栽種葡萄、蕃茄、天門冬、金針花、西蕃蓮等收益大的副作物。在適宜的坡地、氣候上，種最適宜的高經濟作物，如有一種泡桐材可製樂器，三年桐及千年桐可製油，凡此種種都給山胞帶入大筆財富。

「勸君習取仙人指，莫乞仙人點金石。」如今布農人不但自己學會一套製造財富的方法，還加上本身強健的體魄辛勤不懈的耕耘，使整個部落迅速的走向現代化，於是在每次農忙之後，山胞們便忙於購置各樣電化產

品，才有今天部落現代電氣化的景觀，曾聽一位今年國中應屆畢業生告訴我，當他小學時部落中尚沒有電，每當黑夜來臨部落就進入一片漆黑中，然而短短的幾年進步的太快了，快的令他目眩神搖，應接不暇。

## 五、一自美人和淚去

就在迅速走向文明的途中，布農族開始改變他們原有的風貌，而且愈離愈遠。

今天在地已看不到他們特色文化的種種活動，諸如過去盛行的豐年祭或歌舞等，取而代之是教會的節期慶典如感恩節、聖誕節等。這一方面是由於老成漸凋，而年輕人忙於外地工作早已不諳儀式規則，另一方面沒有專司其人來管理策劃。過去尚有頭目、會所，今日型態改變，村長是民選出來的，也忙於公事已無暇顧及維護本色文化。

無疑的教會是今天山地的精神重心。曾經有別的醫療服務隊來到山地



# 歷



時正逢星期日，結果來就醫者空無一人，場面極冷清，原來山胞全部去教堂禮拜了。

教會不僅傳講神國的道，而且也趁山胞聚集時教導一些有關農事、衛生保健的常識，並協助政府宣導政令如舉辦儲蓄活動。我們中山醫療服務隊每到一個部落，必先前往教堂請求牧師幫助，然後再由牧師向村民廣播，醫療服務才能順利進行。由此可見教會影響力之大。

教會的影響力，是近三十多年的努力，基督教長老會最早派宣道師前來，歷盡艱辛，吃足苦頭，才獲得山地人的信賴，當然是付出極大的愛心與耐心。教會對山地善良民情有極大維護之功。可惜的目前已有有些異端邪說如耶和華見證人，真耶穌教會等滲入山地來，以致有違背政府政令之事發生。

布農人開始按著教會日曆的節奏過日子時，山地正統的祭禮歌舞就沒落了。

另有一項逐漸式微的就是山地的



狩獵活動，過去山胞往往深入八通關或東郡大山區內，以驚人的耐力和天賦，飛躍來往各山間，一星期後便滿載而歸。現在由於野獸日瀕滅種，山地人只能在附近獵取一些山羊、山豬等偶而出現的動物。

取代了狩獵的便是風氣極盛的運動競賽，不但部落自己舉行運動會—馬拉松，百公尺，排球比賽，而且部落與部落間，村與村間也有比賽。每次比賽，設備及獎品都十分簡陋。然而山地人扶老携幼的圍坐在球場邊或操場四周，敲打著咚咚的鼓聲，喊著響徹雲霄的加油聲，與奮而熱烈的參與著。比賽項目由小到大，從男到女，幾乎所有人都有可屬的項目。山地人那種勇猛威武的奔跑姿態，奮不顧身的拚勁，很容易讓人想起當年抗日、出草、山間狩獵的矯健身手，叫人為之戰慄。

和運動一樣與生俱來的天賦，就是歌唱。不但自己唱，尤好大家一起合唱，我曾在樹林下聆聽山地兒童們高吭十分動聽的山歌，他們美麗的歌

喉，至今想起真是餘音繞樑，過癮之至。

祭禮歌舞也好，狩獵也好，都是在邁向文明中，失去的原有風貌，但是有一項更辛酸的代價，便是聰明的平地人歷世歷代所予他們的欺騙。

這些令人髮指痛心的事，當我在布農族內聽到時，使我陷入極大痛苦，布農族一位近五十歲的農人告訴我，在他年青時，平地人假借各種名義哄騙山地姑娘下山，其中最常用的是以歌舞團招訓團員為名義向山胞父母遊說，代價是一個女孩二萬塊錢，山胞父母大多無知，加上山地女子經不起巧言花語的誘惑，往往就從此「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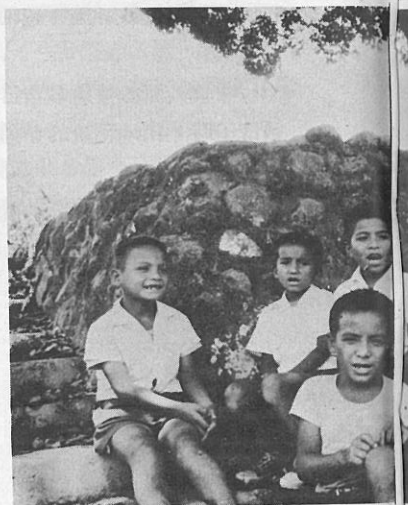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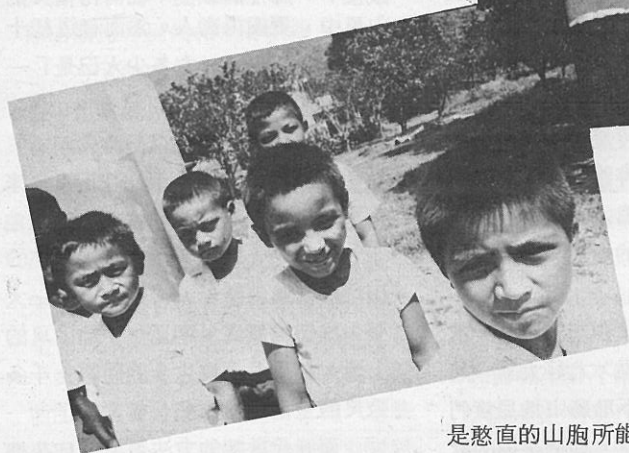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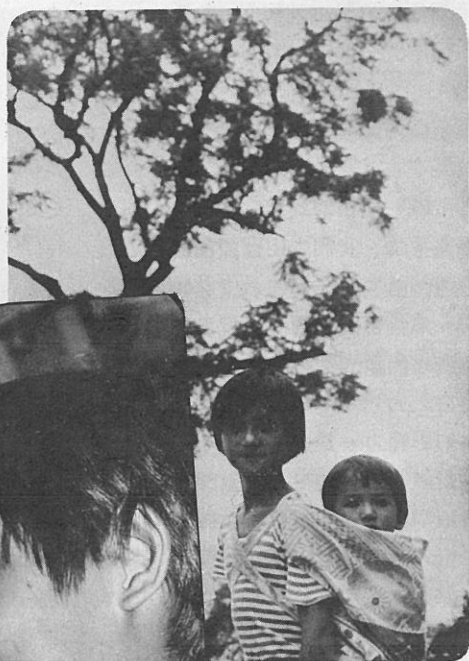
這次前往醫療服務同學們，沒有一個不稱讚山地孩子的美麗可愛，甚至有醫師和她們合影的，尤其是那一雙大大的眼睛（布農人幾乎全是雙眼皮），烏黑的頭髮，在清沁怡人的山風中，更顯得動人。然而像這樣十四、五歲的少女，有多少人已是「一自美人和淚去」了呢？

欺騙山胞的行為荷蘭時代即有，當年荷蘭人向山胞借土地被拒，後來荷蘭人騙他們只要借「牛皮大的土地」，代價是一堆的黃金，頭腦單純的山地人當然答應了，於是荷人把一大張牛皮切為細條，圍了一千餘公尺的土地，結果「牛皮大」的周圍一千多公尺的土地，給他們「借」成了。

而近代欺騙的方法更多，且花樣翻新，當山胞挑著香菇或水果到平地出售時，商店都把價錢壓得很低，山胞不願出售轉問他店，未料價錢更低，只好折回前店，原來平地人一見有山胞上門則用電話相聯絡，使山胞不得不賤價出售，拿著薄薄的酬勞，鬱鬱的回到部落。

尚有一次平地人前往山地砍竹筍，向山胞購買所有權砍伐後離去。未料隔年又來逕自動手砍伐，山胞抗議

## 史



，平地人兇他說：「你去年不是賣給我嗎？賣給我只要竹筍再長出永遠都屬於我啦！」，山胞居然被唬著，不敢吭聲！

直到今天布農族內的小雜貨店，水菓經銷處等所有商店都是由平地人來經營的，早先山地人自己也曾開張，但不到數天即關門歇業，那種精打細算，掌握利潤的交易手腕，畢竟不

是憨直的山胞所能作的事。

久美國小的教務主任是當地人，他告訴我由於部落中民情善良所以他家並無鐵窗，也根本無須門鎖，他上班教書時，門都是虛掩著，因為賊心是多餘的。部落中根本沒有流血事件，而打架鬪毆常在喜宴或慶典中出現的，往往是山胞酒足飯飽之餘的助興事，打過一陣後立刻又划起酒拳，相互對飲起來！這就是令人費解的布農人一面！

## 六、結語

如果抱著企圖欣賞山地部落原始風貌奇異服飾，紋面刺體，落後屋舍等，或者抱著好奇心理為觀賞文化村所誇張的各種山地歌舞，祭祀狂歡等而來山地的話；無置疑的勢必一無所獲敗興而歸。

那麼今日山地最令人可貴，最值得再三咀嚼回味的是什麼呢？我以為便是那些他們言談舉止，生活行動所流露出人性中善良憨直的一面，而這



些正是在商業化的平地生活中極難再覓得的。

不錯山胞仍面臨很多挑戰，諸如對奢侈風氣的及早防止，山胞青年的升學、就業、婚姻等問題。然而真正的挑戰，正如湯恩比在「歷史研究」一書所指出的；道德挑戰是緊跟著文明挑戰而來，並且遠較文明挑戰來的艱鉅繁複！

山胞如果繼續糊塗可憐的對平地文明盲目崇拜與附驥，對於成為平地人引以為榮，而對山地傳統道德無知而輕蔑進而摒棄的話；那麼不久山胞將會發現，在他們與高采烈的慶賀邁向文明之際，山地少女已會隨著電視

機狂亂的旋律，搖擺著腰臀，跟那些袒胸露背的歌星們學得維妙維肖了。山胞也將發現在他們和平地人交易之際，他們也順便的買入強力膠與暴力色情的愛情文藝小說了。

而那時山地社會是整個被征服了，部落中濃厚的人情味，親切的寒暄聲；童稚天真爛漫的笑語歌聲；以及浮現在每位布農人臉上的靦腆憨笑，都或為遙遠不可及的事了。

如今當我從堆滿草稿照片，資料書刊的案頭書堆中抬起頭來的，已是離開山地一個月後的事了，這一個月來我喜歡在夜裏寫稿、寫累了就站在院中凝望著漆黑的夜空，而部落前分手最後一瞥又立刻清晰浮現在我眼前，彷彿我才要下山似的，我才驚覺到

原來自己正在為山胞——布農族的明天，做嚴肅的探索和思考啊！

而現在我要停筆了，我不得不說再見吧！我高山上最愛最高貴的朋友！

附記：我由衷感激在那短短幾天相處的日子中的慈光社每位伙伴，特別是隊長張正忠，好友潘仁修同學所予給我很多特殊的身份和行動，以及陳秋媚同學所提供的攝影機和多次不厭其煩講解使用法。也要謝謝杏園主編周文容同學對我的授技與信賴。

特別要提的是這篇稿的雛型是在山地有一天晚上向廖克剛老師請教來的，猶記得那晚床舖上對坐交談的情景，廖老師豐富的閱歷，廣博的植物知識，給我很多助益。

末了仍要謝謝高山上那一群朋友——他們的包容和真率縮短了彼此摸索的距離。

